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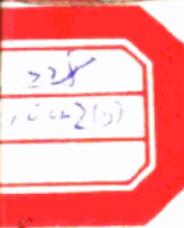
伴侣

译注

漫步阿尔巴特街

1941年6月22日，突然袭击，

回忆警卫元首的日子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1

《伴侣选译》简介

苏联文摘性刊物《伴侣》荟萃苏联中央与地方刊物的精华，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适宜于各种层次、各个行业的广大读者阅读，现以俄、英、法、德、西、捷、匈等多种文本在苏联国内外发行近百万份，受到广泛欢迎。

《伴侣选译》特选登其中为我国读者感兴趣的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章，并保持原杂志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的特色。愿它能成为帮助中国各界读者了解苏联、扩大视野、丰富知识、陶冶情趣的忠实伴侣。



白海索洛韦茨科岛修道院远眺（始建于公元十六世纪，是当时俄罗斯最辉煌的建筑之一）

封面 苏联大马戏团女演员柏勒伊·贾米利亚·罗曼诺夫娜 孙宝旗 摄

侣 • 选译

СПУТНИК

目

录

· 苏联各地 ·	漫步阿尔巴特街	2
	莫斯科宫苑建筑群	94
	令人流连的小镇	81
· 改革之路 ·	黄 金	126
	穆·恰尔塔耶夫及其农庄	23
	奥运会金牌与全民健康	28
· 人物春秋 ·	回忆列宁	152
	列夫·加米涅夫的悲剧	17
	工人出身的部长会议主席	105
· 历史漫笔 ·	1941年6月22日：突然袭击？	34
· 文艺长廊 ·	音乐对人体的利与弊	68
	钢琴家米·普列特尼奥夫	12
	“时间对我们有利”	120
	最后一位素描画家	133
	一位摄影大师的独白	44
	抓拍运动的瞬间	130
· 科技之窗 ·	探索外星的奥秘	48
	返回月球	123
	地球人的月球住所	74
	地震可以预测吗？	31
	挽救未来的生命	113
	简谈心肌梗塞	136
· 人世间 ·	回忆警卫元首的日子	59
· 教育园地 ·	我同孙子的谈话	55
	工读学校	77
· 体育巡礼 ·		70
	东电力大 00022408	87
· 书摘 ·	丁仅曰：「小人」	13
· 真人真事 ·	不怕火的女人	101
· 健与美 ·	如何自我保健	116
· 生活情趣 ·	流行发式趣谈	90
	追踪蓝眼犬	7



对首都稍许有所了解的莫斯科的稀客，不妨到阿尔巴特街走一走。
这一短暂的游览会使他了解到这个大城市生活的一些动态

鲍里斯·安德烈耶夫 著文
亚历山大·雷巴科夫斯基 摄影
亚历山大·奥列什尼科夫
马克·施滕博克

漫步阿尔巴特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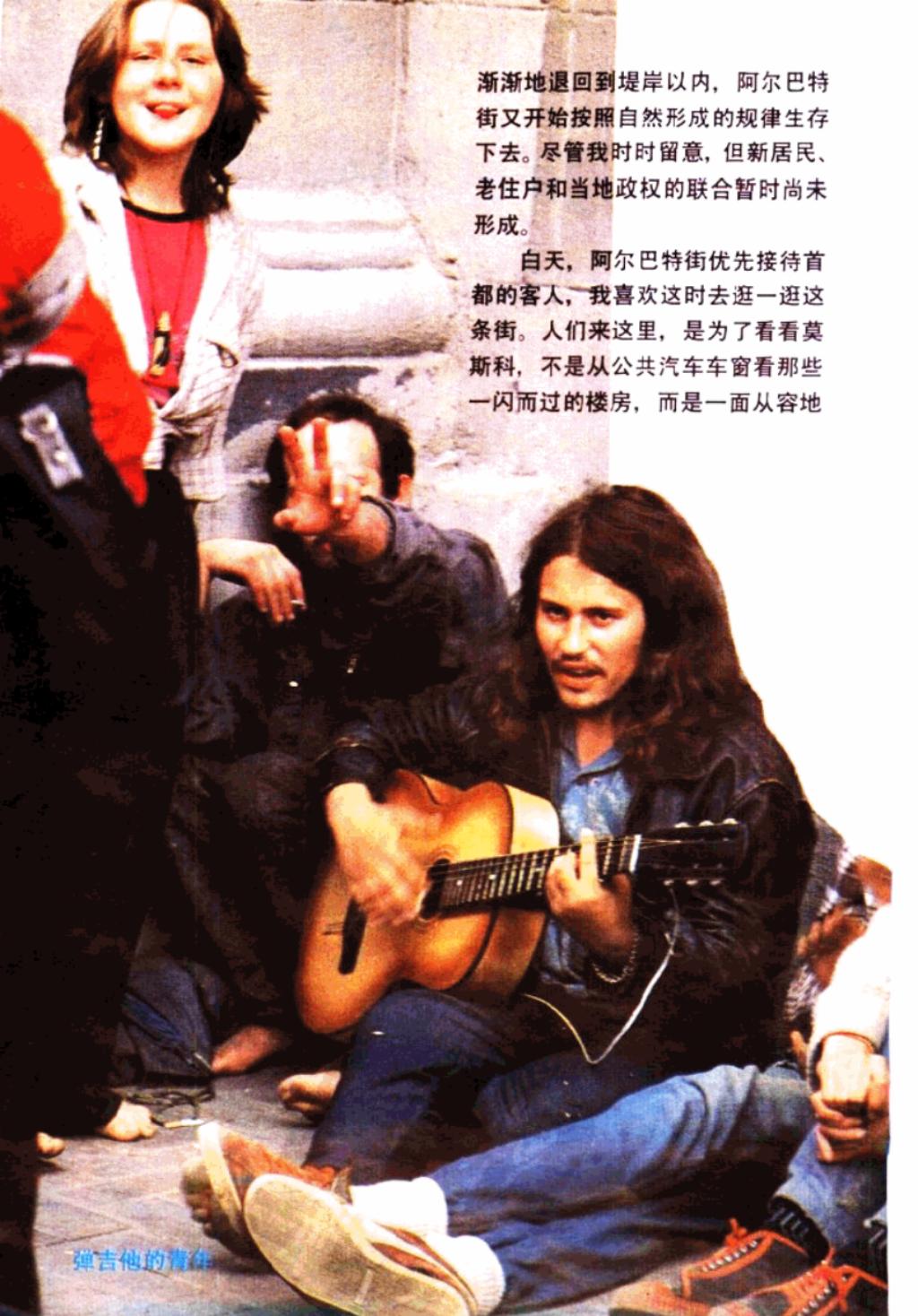
在 汽车驾驶者与步行者业已进行了多年的空间争夺战中，看来已出现了转机，尽管这一转机还不大。我们这些在大地上，正如所说的，靠自己的两条腿行走的人的正

面退却停止了。我们在某些地方也开始排挤“对手”——在大城市里出现了禁止汽车通行的地区。在赫尔辛基、布达佩斯……我看见过有些街道只准步行。作为市民们的一件幸事，这样的街道在苏联也越来越多了：有立陶宛考那斯幽静的莱依斯维斯林荫道、伏尔加河畔萨拉托夫的基洛夫大街等。

在莫斯科，由于命运的嘲弄，古老的阿尔巴特街成了第一条步行街。前不久，即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它还是交通最拥挤，时刻得小心翼翼，到处是信号装置的严格管制街道，因为主人——斯大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带着卫队通过这条街的中心线路急驰别墅。今日的阿尔巴特街已成了另一付样子，它已不再受拘束，自由不羁。

在整修古老的阿尔巴特街时，进行过许多辩论、争吵，对街容的建设者们提出了许多要求。一些人说：“过于娇媚和装璜雕饰太多啦。”另一些人则说：“真正正统的古典风采太少啦。”还有第三种人、第四种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对于新的老阿尔巴特街也就顺其自然了。在青年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人们，如五金工人、打短工的、画家、瑜伽的崇拜者们，急遽地一起拥上街头，其人数之多竟把阿尔巴特挤得水泄不通之后，在这里所涌现出的那股激情也平静下来了。现在，我认为，这次春潮已经平息，潮水已



A color photograph capturing a candid moment on a city street. In the foreground, a man with long dark hair and a mustache sits on the ground, playing an acoustic guitar. He wears a blue denim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shirt. Behind him, another person is seated, gesturing with their hand. To the left, a woman in a red t-shirt and a white jacket stands smiling. The background shows a stone wall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distance.

渐渐地退回到堤岸以内，阿尔巴特街又开始按照自然形成的规律生存下去。尽管我时时留意，但新居民、老住户和当地政权的联合暂时尚未形成。

白天，阿尔巴特街优先接待首都的客人，我喜欢这时去逛一逛这条街。人们来这里，是为了看看莫斯科，不是从公共汽车车窗看那些一闪而过的楼房，而是一面从容地

弹吉他的青年





散步，一面观赏古典式的建筑，避开阿尔巴特街现代化的孪生兄弟——加里宁商业大街(人们习惯常常称它：新阿尔巴特街)的噪音稍事休息。在这里可以在“时髦”的本世纪初的汽车前拍照留念，可以请画家为自己画速写，或者购买从抽象的和原始的到最正统的古典现实主义的任何风格的风景画、静物画。在阿尔巴特街找个舒适的小吃店已经不成问题，这种小吃店在日益增

多，且各具特色……

到了晚上，拥向阿尔巴特街的是莫斯科人。许多人已经成了它的常客，因为哪儿也不如这儿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地随便会见朋友，参加辩论，听听崭露头脚的弹唱，或者，如果愿意，亦可自唱自乐……

市民们现在非常需要在水泥的丛林中能有一些这样的没有车辆通行的绿洲。让这样的绿洲更多些吧。

(陶然 译)

追踪蓝眼犬

弗拉德连·克留奇金*

12年前，当我们在楚科奇的乌埃连村拍摄描写楚科奇人生活的科教片时，我偶然见到一只灰毛狗。它那双蓝眼睛使我不胜惊讶。此外，它又以毛短而区别于拉车狗。当时我想，这种狗肯定会被冻死。后来，我才听说，拉车狗所以耐寒，主要的不是因为它毛长，而在于绒毛厚

而密。

我问当地的一位教师，蓝眼犬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这种狗不是从阿拉斯加，就是从加拿大的冰上过来的。据说，它们是很多北极探险家死后幸存下来的拉车狗的后代。它们成群结队，以捕捉各种小动物为食，与村里的狗交配后繁

* 弗拉德连·克留奇金—电影摄影师，以描写楚科奇人生活的作品闻名。这也是他为北方当地各族人民的命运而忧虑不安的原因。他认为，应当把近几十年来当地居民被夺去的东西——生活的自然状态归还他们。恢复自古以来使用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清洁运输工具，这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



殖出蓝眼睛的后代……

从那时起，每次去楚科奇，我就总想再见到蓝眼犬。

1988年，我和同事阿法纳西·马科夫涅夫一起跑遍了楚科奇难以涉足的村村寨寨，目的在于为即将进行的考察挑选拉车狗。

“快、快、快！”的吆喝声在暴风雪中响着。狗驯服地径直向前，越跑越快。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等暴风雪过去后再继续前进。成对纵列套着缰绳的10只狗中，有两对我简直区别不开。车夫米哈依尔·梅伊内林特尔金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镇静沉着。即使两辆车落到后面，他也不着慌。

后来，车夫猛然一拉缰绳，狗

立即停住了。他把一根铁头木橛从雪橇上的一个洞孔深深插到雪地里，掏出烟，然后转向我说：

“你别慌！冻土带的暴风雪就是会吓唬刚到这里的人。”

“可是，周围什么都看不见。落在后面的狗怎么才能赶上我们呢？”

“你太小看了我们的狗。即使雪积得很厚，它们也能嗅出前面雪橇留下的痕迹。你瞧着吧，再过几分钟，它们定会追上来。”

果然，过了大约五分钟，传来狗所特有的喘息声、人语声，透过暴风雪的昏暗，最前面的一对露出头来。这是毛长而蓬松的大狗，与梅伊内林特尔金的其它狗迥然不同。他的矮小短毛狗，在楚科奇被

考察队员在别里亚克沙滩的十字架旁

这是20世纪初探险家牺牲的地方



人们称为长跑运动员。这种狗善于跑远距离，而且速度很快。套在其他车上的长毛狗与它们在一起就象重役马了。这种狗跑的速度不太快，可是，很有力气。中速跑时，它能够运载三四只海豹或一只大海象。据说，一只这种狗能用雪橇把200公斤重的汽油桶拉上山。

三套雪橇终于都停下来，并排靠着，一共30只狗。有的满身大汗，在雪地上打滚，有的在咬架，有的抖擞着身上的雪。阿法纳西是分秒必争。他几乎钻到狗肚子下面去抢拍动人的镜头。在他拍照时，那些不大怕人的活泼可爱的小狗，摇头摆尾地跑过来舔他的照相机和他身上。

楚科奇的纯种拉车狗总是非常温顺。不过，也常常传闻它们很凶恶，咬了很多人。这些传闻都是那些认为养狗就是为了做狗皮帽子的偶然来到此地的人编造的。难怪北方很多地方狗已几乎绝迹。

大陆上很多人戴着漂亮的帽子，而当地的楚科奇人，靠狗生活和狩猎的猎户却越来越难以用狗套车了。这是因为许多良种狗（也是最漂亮的狗）遭到滥肆枪杀。有时干脆用绳子套。要知道，楚科奇的拉车狗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一般说来，我国没有纯种拉车狗。过去曾经有过，但已经被遗忘了。这种狗以前叫“东北拉车狗”，在阿拉斯加的名录里叫“西伯利亚哈



斯基”。在世纪初，楚科奇曾有过不少这种狗，美国企业家把它们从这里运走。正是用这种狗套车，车夫们在多次阿拉斯加的大型角逐中摘取桂冠。

楚科奇天气多变。清晨阳光明媚，而当我们又要上路时，突然天空中阴云密布，大雾弥漫，烈风呼啸——这是暴风雪来临的先兆。又是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往前走，只有靠我现在驾驭的狗了。梅伊内林特尔根笑咪咪地听我费劲儿的吆喝声。命令狗向左拐弯的喉音，对我来说实在太困难了。这些狗沿着早晨拖拉机开过的辙印，信心倍增地跑着。这时，我转身看见车夫在雪橇上卷缩着身子，悠然自得地打着瞌睡。

“米哈依尔，”我问他，“难道你们这里再也没有蓝眼犬了吗？”

“没有！”他把头躲在鹿皮领子里，回答道“从前有过 后来与牧羊犬和长毛狗杂交了……”

“关于蓝眼犬，你还知道些什么情况？”

“老年人说过，蓝眼犬强壮有力，长得很好看，耐力是无比的 我也想用这种狗套车。也许，楚科奇的某地还会有……不过，说起楚科奇，那就象欧洲一样，难道你能很快都走遍……”

终于我找见了我要找的蓝眼犬



这是在印乔温小镇。国营农场办公室主任瓦连金·米罗什尼琴科请我们到他那里去过夜。早晨，我们问主人，他们镇上有没有长着蓝眼睛的拉车狗。

瓦连金回答说：“我到这里不久，所以无法确切地回答你。听说，去年我们这儿因瘟疫死了上百只狗。唉，这都是白说 你先喝杯茶，我去打听打听就都清楚了”

他很快就回来了，笑呵呵地说，他找到了七只小狗崽

小狗崽的主人是印乔温镇出色的猎手，名叫安东·克梅罗夫藤。我们刚一走进他家门，一眼就看见卧在草垫上的灰色短毛母狗和七只小狗。其中有全黑的，黑白花的，棕色带黄花的，而有一只是全白的，象是北极狐。尽管颜色不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双好似早春雪莲花般的淡蓝色眼睛。

“终于找到了！”我想道，并请克梅罗夫藤带我们去看看公狗，小狗崽的父亲。主人把我们领到草棚，看到拉车狗中间有一只灰色带白点儿、长着一双敏锐有神的蓝眼睛的大公狗。

我问主人：“这狗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自己跑来的。”

我不解地继续问：“自己怎么来的呢？”

“从冰上……从那边来的，”他手指着封冻的洋面对我说。

阿法纳西·马科夫涅夫：“这一次也不是蓝眼睛。”



于是，我全明白了 蓝眼犬渴望着返回祖先的故乡，就象鱼儿要游回到出生的地方一样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我问克梅罗夫藤：

“安东，你说还有从冰上过来的蓝眼狗吗？”

“当然有，”他说 “老人还讲起过呢 就是现在也常来 如果不发生瘟疫，我们这里会有很多蓝眼犬 可是，现在只剩下我家这几只了……”

过路的越野汽车把我们带出印乔温。我们坐在车身里装鱼的箱子旁边 在我脚边的一个大盒子里，两只毛茸茸的蓝眼睛小狗崽在一块鹿皮上动来动去

安东听说我们打算在楚科奇繁殖拉车狗，并且正在挑选杂交用的良种小狗，他真心实意地把两只蓝眼睛小狗崽送给我们 自然，我们也明白，这是对我们的重托。

（刘淑兰 译）

钢琴家

米·普列特尼奥夫



记者 尤里·丹尼林 著文
奥·马卡罗夫 摄影

1978年7月。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第六届П·И·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在米哈伊尔·普列特尼奥夫走向钢琴的那几秒钟之内，谁也不曾料到：这就是获胜者。瘦瘦的，十足的孩子气。某种与众不同的整洁……



莫斯科 П·И·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 1978年



“佼佼者”，——我不无激动地想道。我从童年起就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佼佼者。一曲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秋之歌》刚刚奏起，大厅内顿时鸦雀无声。不知别人感受如何，但我却一直屏住呼吸。只有尽善尽美才会产生如此惊人的艺术效果。后来，当雷鸣般的掌声平息下来，而且大家都已猜到谁会获得头奖的时候，我顺着舞台走去，我想仔细看看普列特尼奥夫刚刚弹过的那架钢琴。现在看来当然很可笑，但当时我是真的想使自己确信，这是一件最普通的乐器：键、音锤、弦……

比赛结束后，报纸立即载文写道：“这些天来，意义最为重大的一件事，就是发现了普列特尼奥夫。分析一下他的演奏，或许对某些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演奏如此迷人，以致于只是到后来才可能产生所有这些想法，而当时人们就是想听他的演奏。其实，这里所包含的首先就是演奏的价值。”

米哈伊尔·普列特尼奥夫 1957 年出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个音乐世家。他七岁开始学弹钢琴，当时就已试着自己创作。他有幸拜师学艺。他父母从北方迁居喀山时他曾在当地的一所音乐学校学习过，还上过莫斯科音乐学院附属学校。他是著名的雅科夫·弗莱尔的学生，也是他的“最后杰作”。这位教授未能活到他的门生的成功之日。

早在学生时代的 1973 年，普列特尼奥夫就获得巴黎国际音乐比赛“大奖”。1977 年在全苏钢琴比赛上获奖。一年后又荣获柴可夫斯基比赛金奖。

他在登上舞台时，实际上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演奏家了。他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一丝不苟。他具有非凡的自我控制能力，他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和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他刚 20 岁出头时就在同龄人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演奏的严肃性和对音乐的非常崇高的态度。这一点对他最为有益。许多音乐爱好者都记

得普列特尼奥夫演奏的贝多芬第32钢琴奏鸣曲。他当时把音乐的内涵极其轻柔但又有力和耐人寻味地表现出来，使听众大为震惊。这令人赞叹的琴声真是别具魅力！

今天，他依旧那样整齐庄重，坐在钢琴前略显古板，他不喜欢故作姿态，而给人以一种孤僻和不甚健谈的印象。是的，他不喜欢谈论自己，而喜欢谈论音乐。对啦，我能够证明他还是一个温顺的儿子，喜欢并熟悉文学，酷爱山地滑雪运动。据说，他非常自信，这甚至表现在同周围人的交往中，在舞台上就更为显著。他解释说：“在工作的开始时，甚至在工作中间，当你单独一个人在同音乐打交道的时候，可以

不那么自信。这时低估已取得的东西是完全自然的，这会有好处，但在观众面前情况就绝然不同了。有一些音乐家总是被一些想法所折磨，他们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根本无所作为，因为当今世界上有贝内代蒂·米凯兰杰利*和霍罗维茨**。有这样的情绪，最好就不要登台演出。我清楚地知道，公开演出前节目的全部准备工作必须极其严肃认真。演奏家要绝对问心无愧。这样也就有信心了。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我们在生活中只尊重诚实和正派的人，不是吗？我们不尊重那些

* 意大利钢琴家——编者

** 美国钢琴家——编者

在日内瓦联欢会上 1988年

